

四明叢書

張宗祥



于其疏者苟不及焉則其餘不足觀矣親亡而澤猶存
惟篤于孝者覺之上爲疏節而此爲至性也

玉藻

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于祖名曰輕尊尊義
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于禰名曰重輕則緦麻三月
也

梓材案當作
齊衰三月

重則斬衰三年一輕一重非人之所能爲

君有合族之道親親仁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尊
之義也上所行者仁下所守者義

以上大傳

教之樂所以養其德也而曰能從樂人之事者謹辭也

教所以正之也猶言能受教于樂人未能受教于樂人也且示不敢忘教

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爲主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爲上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以上少儀

示敬道所以使之立爲學之誠官其始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故孫其業使之有受道之實然又慮其怠也則又收其威使之

有勉強之意又慮教者之亟而不俟夫學者之自得也
故又五年一視學使學者之志優游而無迫急之患時
觀而弗語使學者之心常存而有憤悱之誠上無迫切
之教下有憤悱之誠則不患乎人之不自得已夫教者
固不可亟而學者亦不可以有亟心也故又終之以學
不躐等焉此其倫序也七者皆所以正士之志士而正
其志則官而能其事矣

學記

形于天地則先禮而後樂蓋有序而後和生焉形于四
時則又先樂而後禮蓋氣和而後樂成焉

鄭氏以爲舜歌父母之德如南風家語所載之辭則以爲解民愠阜民財疑家語所載必有所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爲天子而歌此以爲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于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術也咨嗟咏歌手舞足蹈性術之變也過此則淫放故曰盡于此矣形而不爲道則鄭衛之樂是也道謂宣其和樂之意中聲

之所止故足樂而不流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則文足
論也不息謂意味深遠言之不能盡也樂易失之放有
放心則邪氣應焉

以上樂記

以一祭言之則始爲來而終爲往以一歲言之則陽爲
來而陰爲往

存雖若存于內著雖若著于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
終之以著存不忘于心

一息不敬則絕于理絕于理則辱其親志有所至謂思
念于親必極其至

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饗親內直之謂敬盡己之謂忠內直則外自齊盡己則盡人無不順立以身言故曰詘進以貌言故曰愉薦以心言故曰欲退而立如將受命誠敬屬屬乎進退之間也已徹而退有敬齊之色誠敬屬屬乎終始之際也色非可以僞爲也以上祭義

養在事孝在心

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內盡于己外順于道則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

依于道志以道寧也依于禮非禮不動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我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與神非貳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以上祭統

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興敬所以爲親也彼以褻爲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爲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興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哀公問

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于詩成于樂厚于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人也

仲尼燕居

仁者禮樂之本原也此非至仁而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不能惟仁故可以作民父母

不違持其志無暴其氣旣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旣從則養而無害矣

以上孔子閒居

上酌民言則上敬其下天下施則下尊其上古人惟民是畏信則使民之可行讓則制行不以己故民尊君如天盡敬事之誠

養而不敬者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

以上坊記

輔漢卿語

灑然冰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過捺苟免顯然悔尤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

梓材謹案此輔先生論胡季隨湖南答問語朱子以爲此說甚善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眾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

朱子語類曰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恐不予細雖是
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
出

又曰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
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詡仁者之言自不無地容
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
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之矣

又曰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
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

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教訓似主
靜坐澄靜之語漢卿云味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
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
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
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卻亦是枉死了今先
生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
說今就勦業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于
上面猶覺得隔一膜

黃勉齋復先生書曰昨所喻性無善惡心有善惡榦以

爲性亦可謂之有惡者蓋因明道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而發蓋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善惡與理不相干又卻是有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于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于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

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故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張子曰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

論氣不備故知性之本善又知善惡皆性然後明且備也

眞西山跋先生家藏朱文公帖曰嘉定初年識公郡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

袁清容總序先生語孟答問曰桷幼承父師獨取黃輔
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
者則以昔之所聞于先師而申明之至于輔公則直彰
其義衍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爲標的以盡
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爲急而其知行體
用之說不斬合而有合矣

朱明所公遷自序詩傳疏義曰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
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
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